

經部

禮記集說卷五十七

宋 衛湜 撰

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也

鄭氏曰竭猶負戴也言五行運轉更相為始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其管陽曰律陰曰吕布十二辰始於黄鍾管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

終於南吕更相爲宫凡六十也五味酸苦辛鹹甘也和之者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皆有滑甘是謂六和五色六章畫繢事也周禮考工記曰土以黄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也

孔氏曰前既論天地故此更論五行之動動謂運轉物之在人上謂之負戴氣之過去在上者其在下者亦負戴也春時木王負戴於收後更相爲始負戴前

氣也孟春則以建寅之月為諸月之本仲春則以建卯之月為諸月之本是還迴迭相為本也六律謂陽律也舉陽律則陰呂從之可知故十二管也鄭註其管陽曰律至三分益一皆律歷志文十二管更相為宮以黄鍾為始當其為宫備有五聲言黄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大蔟大蔟下生南吕南吕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上生大吕大吕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

呂此則相生之次也隨其相生之次每辰各自為宮各有五聲十二管相生之次至中呂而匝黄鍾為第一宫下生林鍾為徵上生大蔟為商下生南呂為羽上生姑洗為角林鍾為第二宫上生大蔟為徵下生南呂為商上生姑洗為羽下生應鍾為角大蔟為第三宫下生南呂為徵上生姑洗為商下生應鍾為羽上生蕤賓為角南呂為第四宫上生姑洗為徵下生應鍾為商上生蕤賓為羽上生大呂為角姑洗為第

五宮下生應鍾為徵上生蕤賓為商上生大呂為羽下生夷則為角應鍾為第六宮上生蕤賓為徵上生大呂為商下生夷則為羽上生夾鍾為角蕤賓為第七宮上生大呂為徵下生夷則為商上生夾鍾為羽下生無射為角大呂為第八宮下生夷則為徵上生夾鍾為商下生無射為羽上生中呂為角夷則為第九宮上生夾鍾為徵下生無射為商上生中呂為羽上生黄鍾為角夾鍾為第十宮下生無射為徵上生

中呂為商上生黄鍾為羽下生林鍾為角無射為第十一宫上生中呂為徴上生黄鍾為商下生林鍾為羽上生大蔟為角中呂為第十二宫上生黄鍾為徴下生林鍾為商上生大蔟為羽下生南呂為角是十二宫各有五聲凡六十聲南呂最處於末故終於南呂是還迴迭相為宫也每月之首各以其物為質是十二月之食還相為質也鄭註六和周禮食醫之文也四時四味皆有滑有甘益之為六也五色謂青赤

黄白黑據五方也六章者兼天玄也以玄黑為同色則五中通玄纁以對五方則為六色是六章也為十二月之衣則各以色為質故云還相為質也其十二管每月各一故得還相為宫其食與衣唯有四時之異故周禮春多酸月令食麥與羊春衣青是春三月其食與衣皆同也夏秋冬亦然無月別之異此云十二食十二衣者似月各別衣食也熊氏謂異代之法或得每時三月衣食雖同大總言一歲之中有十二

月之異故緫云十二也

新安朱氏曰案五聲相生至於角位隔八下生當得宮前一位以為變宮五聲之正至此而窮又自變宮隔八上生當得徵前一位以為變徵餘分不可損益而其數又窮故立均之法至於是而終焉孔氏以本文但云五聲十二管故不及二變而止為六十聲增入二變二十四聲合為八十四聲自唐以來法皆如此云

長樂劉氏曰冬水盛也而生木春木盛也而生火夏火盛也而生土長夏土盛也而生金秋金盛也而生水五行相生終而又始天地之常理也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五行相克以成其性以竭其才故静則相生天之道也動則相竭地之道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者根本也君也言其相生皆以氣之盛者為本雖然盛過於中則陰陽之氣不和是以相克之義生焉然後還相不失其和而日月

五星四時五行山川萬物罔不順其序而遂其性也故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宫此以聲測陰陽之和否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質此以味調陰陽之逆順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此以服配陰陽之盛衰也

長樂陳氏曰五行之動迭相竭者言竭猶所謂休也休則有王故竭則有盈也五行四時言十二月還相為本者一行直於一時之月則四者皆為末也五聲

言其氣之所在故言本五味五色言其形之所尚故言質而已　又禮書曰先王因天地陰陽之氣而辨十有二辰因十有二辰而生十有二律統之以三故黃鍾統天林鍾統地大蔟統人所以象三才生之以八故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大蔟大蔟生南呂之類所以象八風律左旋而生呂則為同位所以象夫婦呂右轉而生律則為異位所以象子母六上所以象天之六氣五下所以象地之五行其長短有度其多寡

有數其輕重有權其損益有宜始於黄鍾終於中吕黄鍾大蔟姑洗損陽以生陰林鍾南吕應鍾益陰以生陽䝉賔夷則無射又益陽以生陰大吕夾鍾中吕又損陰以生陽何則黄鍾至大蔟陽之陽也林鍾至應鍾陰之陰也陽之陽陰之陰則陽息陰消之時故陽常下生而有餘陰常上生而不足䝉賔至無射則陰之陽也大吕至仲吕則陽之陰也陰之陽陽之陰則陽消陰息之時故陽常上生而不足陰常下生而

有餘然則自子午以左皆上生子午以右皆下生矣鄭康成以黄鍾三律為下生以甤賓三律為上生其說是也班固則類以律為下生呂為上生誤矣書云聲依永律和聲則律非五聲不能辨聲非十二律不能和五聲非變則不能盡故一律之中莫不具五聲五聲之外有所謂二變黄鍾為宮則林鍾為徵大蔟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應鍾為變宮甤賓為變徵林鍾為宮則大蔟為徵南呂為商姑洗為羽應鍾為

角雜宫為變宫黄鍾為變徵以至十律之為宫餘律之為商角徵羽為二變旋之為十二宫析之為八十四聲類皆五位為五音第之至六為變宫又第之至七為變徵及八然後宫復旋矣此六律之大致也京房之徒推而蔓之至於三百六十以直三百六十日不可考也然陽盡變以造始故每律異名陰體常以效法故止於三鍾三吕而已則鍾者物所聚也吕者物所正也夾鍾亦謂之圜鍾函鍾亦謂之林鍾南吕

亦謂之南事中吕亦謂之小吕不特此也六律亦謂之六始六吕亦謂之六間亦謂之六同蓋圜鍾以春主規言之也林鍾以夏芘物言之也南事則隂之所成者事而已小吕則隂之所萌者小而已律所以述隂陽也始所以始六隂也吕其體也間其位也同其情也然皆述隂陽而已故皆謂之十二律也　又禮書曰大司樂所以序圜鍾為宫黄鍾為角大蔟為徵姑洗為羽此律之相次者也函鍾為宫大蔟為角姑

洗為徵南吕為羽此律之相生者也黄鍾為宫大吕為角大蔟為徵應鍾為羽此律之相合者也先儒謂夾鍾生於房心之氣房心天帝之明堂故為天宫林鍾生於未之氣未坤之位故為地宫黄鍾生於虚危之氣虚危為宗廟故為人宫此說是也蓋天帝之明堂東南方也帝與萬物相見於是出焉坤之位西南方也物於是致養焉宗廟北方也物於是藏焉其為三宫宜矣然言天宫不用中吕林鍾南吕無射人宫

避林鍾南呂姑洗蕤賔不用者畀之也避之者尊之也以為天宫不用地宫之律人宫避天宫之律然則人宫用黄鍾孰謂避天宫之律耶　又樂書曰周官凡樂圜鍾為宫黄鍾為角大蔟為徵姑洗為羽凡樂函鍾為宫大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凡樂黄鍾為宫大呂為角大蔟為徵應鍾為羽蓋天五地六天地之中合也故律不過六而聲亦不過五其旋相為宫又不過三以僃中聲而已樂以中聲為本而倡和

清濁迭相為經故以仲春之管為天宫仲冬之管為人宫中央長夏之管為地宫國語有四宫之說不亦妄乎今夫旋宫之樂十二律以主之五聲以文之故圜鍾為宫而無射為之合黄鍾為角而大吕為之合大蔟為徵而應鍾為之合姑洗為羽而南吕為之合凡此宫之旋而在天者也函鍾為宫大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吕為羽而交相合焉凡此宫之旋而在地者也故其合降而為三黄鍾為宫大吕為角大蔟為徵

應鍾為羽而兩兩合焉凡此宮之旋而在人者也故其合又降而為二在易上經言天地之道下經言人道而元亨利貞之德乾別為四坤降為二咸又降為一亦此意也蓋一陰一陽之謂道天法道其數參而奇雖主乎一陽未嘗不以二陰成之故其律先陰而後陽地法天其數兩而偶雖主乎二陰未嘗不以二陽配之故其律或上同於天而以陰先陽或下同於人而以陽先陰人法地則以同而異此其律所以一於

陽先乎陰歟大抵旋宮之制與蓍卦六爻之數常相為表裏蓍之數分而為二以象兩儀掛一以象三才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而六爻之用抑又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則知陰陽之律分而為二亦象兩儀之意也其宮則三亦象三才之意也其聲則四亦象四時之意也餘律歸奇亦象閏之意也分樂之序則奏律歌吕亦分陰分陽之意也三宮之用則三才迭旋亦迭用柔剛之意也十有二律之管禮

天神以圜鍾爲首禮地示以函鍾爲首禮人鬼以黄鍾爲首三者旋相爲宫而商角徵羽之管亦隨而運焉則尊卑有常而不亂猶十二辰之位取三統三正之義亦不過子丑寅而止耳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爲宫如此而已先儒以十有二律均旋爲宫又附益之以變宫變徵而爲六十律之準不亦失聖人取中聲寓尊卑之意邪

泰溪楊氏曰陳氏禮書所謂天宫取律之相次者圜

鍾為宫閶鍾為隂聲之第五隂將極而陽生矣故取黄鍾為角黄鍾陽聲之首也大蔟為徵大蔟陽聲之第二也姑洗為羽姑洗陽聲之第三也此律之相次也地宫取律之相生者函鍾為宫函鍾上生大蔟故大蔟為角大蔟下生南吕南吕上生姑洗故南吕為徵姑洗為羽此律之相生也人宫取律之相合者黄鍾子大吕丑故黄鍾為宫大吕為角子與丑合也大蔟寅應鍾亥故大蔟為徵應鍾為羽寅與亥合也此

律之相合也天道有自然之秩序故取律之相次者以為音地道資生而不窮故取律之相生者以為音人道相合而相親故取律之相合者以為義以此觀之則鄭氏謂天宮不用中呂林鐘南呂無射人宮避林鐘南呂姑洗蕤賓其說鑿矣

嚴陵方氏曰交相為用故曰迭相竭言相竭如此則相生相克亦若是而已以至所別之聲所食之味所被之色皆出於此故總言五聲五味五色焉五行播

而為四時四時合而為十二月積陽成暑積隂成寒陽生於子隂生於午各以所生之氣為本故曰還相為本五聲比而為六律六律偶而為十二管陽旋而左隂旋而右𦲷隂生律損陽生同各以所生之音為宫故曰還相為宫五味調而為六和衍而為十二食十二食則六穀六牲是也若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粱之類則各以所宜者為質故也十二衣則六冕六服是也若祀昊天上帝服裘冕饗先王服衮冕之類則

各以所服者爲質故曰還相爲質質猶射之有質而以取正爲義五味五色各有正也故以質言之莊子曰四者孰知正味又曰四者孰知正色則味色各有正也凡此皆周而復始故以還言之猶於五行之動言迭者主動而言故也

馬氏曰四時者五行之運十二月者四時之積故還相爲本還相爲本者若盛德在木以木爲主盛德在金以金爲主此所謂相爲本也律者所以律宣陽氣也

呂者所以呂宣陰氣也十二月之食若春食麥羊則以麥羊為質夏食菽雞則以菽雞為質此所謂相為質也六章者言燦然有文章也故還相為質若春衣青則以青為質夏衣赤則以赤為質也

延平周氏曰五行之動迭相竭也者如木竭則火盈火竭則金盈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者如木行為本於春之月則水火土金皆木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者十二律各具五聲而還相為

宫也五行者四時十二月之所自出五聲者六律十二管之所自出五味之於六和十二食五色之於六章十二衣亦若是而已矣四時者間於十二月者也六律者間於十二管者也六和之於十二食六章之於十二衣亦若是而已矣十二食即周官所謂鼎十有二十二衣即舜之十二章

山陰陸氏曰竭盡也水王則金竭木王則水竭王文公曰此立而彼竭也六和五味中六和也六章五色

中六章也言五味五色矣又言六和六章蓋文章經緯之體春秋傳曰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於六畜中又數五牲五牲中又數三犧蓋亦如此

蔣氏曰五行造化之樞要也迭相窮盡變通無極而後三才之道立焉鯀因洪水而汩陳之彞倫攸斁天乃興禹錫以皇極九疇而後得其叙也由今觀洪範之書五行居其首而後五政八事三德庶徵六極之類次第而舉矣是則有五行而後有五聲五味與

五色有四時十二月而後有六律十二管六和十二食與六章十二衣天人相因其用無盡方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是時之為冬者然也而金為之本矣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是時之為夏者然也而木為之本矣五聲之本生於黄鍾三分去一下生林鍾是律中林鍾之管也而黄鍾為之宫矣林鍾三分益一上生大蔟是律中大蔟之管也而林鍾為之宫矣五味各有所主而調以滑甘因謂六和五色各有所尚而天玄

地黄因謂六華質之月令稽之内則訂之考工若是其有成數也而食齊視春時羮齊視夏時略以見飲食還相爲質之道居青陽而衣青衣乘朱路而服赤玉亦足以知服色變通之宜蓋物以故而滞禮以運而久造化自然之數麗於竒偶之定形天人不窮之機本於運用之迭出静不極則動不著損不極則益不生厭故而取新處積而能化古先聖人順隂陽消長之變制衣服居處之意其意蓋若此而已

龍泉葉氏說見前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

鄭氏曰此言兼氣性之效

孔氏曰自此至不失一節以上經論人稟天地五行氣性而生此以下論稟氣性之有效驗也人生天地之中動靜應天地天地有人如人有心故云天地之心也端猶首也萬物悉由五行而生而人最得其妙

明仁義禮智信為五行之首也五行各有味有聲有色三者最為彰著而人皆禀之以生故為五行之端也言食言别言被隨義而言也此並是五行彰著之事而人氣性有之故鄭註云兼氣性之效也王肅曰人於天地之間如五藏之有心矣人乃有生之最靈其心五藏之最聖也

五峯胡氏曰人者天地之精也故行乎其中而莫禦五行萬物之秀氣也故物為之用而莫違

江陵項氏曰何謂天地之心曰仁而已矣天地之至仁寓之於人纔有人形即有仁心故曰仁者人也又曰仁人心也又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復所以能見天地之心者以其有生意也凡果實之心皆名曰人字亦作仁故天地之心亦名曰人人之名蓋出於此

長樂陳氏曰物之體常在外而心常在中天地者人之體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人非五行不因而五行非人不成故人者五行之端始也所食者五味所別者

五聲所被者五色此人之所以生也上言聲與色自然之序故先聲而後味味而後色以明有氣而後有形也此言人之所用聲味與色之序故食味而後别聲别聲而後被色以明由内以及外也

馬氏曰天高地下而人位乎兩間以生也故曰人者天地之心萬物散殊而在天地之間莫不鍾五行之氣而人則受其氣之秀者也故曰五行之端五行莫不有其味先王因之以為五味六和十二食所以順

其味五行莫不有其聲先王因之以為五聲六律十二管所以順其聲五行莫不有其色先王因之以為五色六章十二衣所以順其色有曰人者天地之德五行之秀氣有曰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何也蓋言天地之德者以其性之所受之中也言天地之心者以其為人所處之中也秀者言其精而不粗端者言其本而非末也

長樂劉氏曰五行者天地之子而人為之長故曰端

馬口所食者五味也不食則病矣耳所別者五聲也不別則聾矣身所被者五色也不被則禽矣仰此以為生凡人不教所自能也而於聲色衣食有得有失七情生焉聖人防其情之過中而反為身禍也乃作禮法制度其心俾人人用足而不傷乎物之生也事事有則而不汩其性也

嚴陵方氏曰天地散而為五行故仁之端則木之性所立也義之端則金之性所立也以至火之於禮水

之於知土之於信亦若是而已故曰五行之端也五行滋而為五味人以養其口感而為五聲人以養其耳形而為五色人以養其目然後人得而生焉故曰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食之於口別之於耳被之於身莫不有所別焉獨於聲言別者則以微妙尤宜致別故也然其序前以聲為首此以味為首蓋探其本則聲為妙要其用則味為急

四明沈氏曰易言裁成輔相中庸言知天地之化育

贊天地之化育究竟天地是天地大人但可知贊裁成輔相爾俱不若禮運言人者天地之心也耳目視聽若無心何以運用天地若無人如何全得廣大直是倚人為心豈特知贊裁成輔相而止邪

蔣氏曰上章既言人者天地之德五行之秀氣至此復言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蓋德言其自得心言其能運氣證其所自禀端究其所從始名雖不同其實一也至於食味別聲被色則人所以為萬物之靈

者昭然有可考之實矣且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味有所不辨也五味六和惟人能辨而食之瓠巴鼓琴流魚出聽物有萬一而然耳聲有所不别也五聲六律惟人能别而聽之生而羽毛以禦寒暑物莫不皆然耳色不能自擇也五色六章惟人能擇而被之蓋圓形而供人者為物任智以役物者為人由是觀之人具耳目備口體視明而聽聰飲食有具而服用有適蓋其得於天者本如是而已情欲一恣性天牿亡或

至於養一指而失肩背是自失其所以食味者也好鄭聲而厭雅樂是自失其所以别聲者也忘正色而好奸色是自失其所以被色者也然則食味别聲被色夫人同此生生之具其或流而不知止狥而不知反聖人何以約而歸之於中曰因天理之自然制人情之或過自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下無非立治人之要道以制事物之命使天下通性情之正者也

龍泉葉氏說見前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隂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

鄭氏曰天地以至五行其制作所取象也禮義人情其政治也四靈其徵報也量猶分也鬼神謂山川也山川助地通氣之象也器所以操事田人所捊治也

孔氏曰則法也本根本也人旣是天地之心故聖人

作法必用天地為根本祭帝於郊祭社於國是也端
猶首也用陰陽為端首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也春
生夏長秋斂冬藏是法四時為柄也斂戟須柄而用
之紀綱紀也日行有次度星有四方列宿分部昏明
敬授民時是法日星為綱紀也量猶分限也天之運
行每三十日為一月聖人制教隨人之才分是法月
為教之限量也山川助地以通氣為地之徒屬聖王
象之立羣臣助巳以施教為巳徒屬也質體也五行

循迴周而復始聖人為教亦然是法五行為體也執禮義為器用可耕於人情人情得禮義之耕如田得耒耜之耕也四靈以為畜則獲天地應以徼報也四靈並至聖人畜之如人養牛馬為畜也

長樂陳氏曰以天地為本至於五行以為質以言其所法者也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以言其所用者也四靈以為畜以言其所致者也聖人作則必推其所法以適其所用然後有所致矣

山陰陸氏曰自月以為量變以在下是月以為量非以月為量也蓋聖人作則能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於是月以我而後得為量鬼神以我而後得為徒他倣此

嚴陵方氏曰操此而彼為之用者柄也日星繫乎天之大而各有常度焉故以日星為紀大小之所容多少之所概有數而可量者量也月受明於日而朔望盈虧以三五之數可推焉故月以為量聖人作則以

天地爲之始以人物爲之終固其理也其序所以如

此

廬陵胡氏曰聖人父天母地是本也本猶原也端始

也柄所以斟酌言以四時斟酌和氣也紀次序也量

限也月滿必虧持滿者取法焉鬼神天帝言與天爲

徒也質實也五行萬物之所終始也器如農夫治田

器也人情有治亂猶田之有荒墾也四靈治則見故

可畜亂則隱豈可畜哉

金陵應氏曰人之生也餚造化之精而不能自闡於造化鍾禮義之粹而不能自達於禮義備萬物之全而不能自用於萬物聖人作則因其所固有者順導而曲成之其法象則參諸造化堯典所以欽若而歴象授時禹範所以建極而協紀念徵也其政治則取諸禮義商書所以欲其建中而制事制心周官所以敎之中和而防情防偽也其效驗則集夫四靈舜樂所以成於鳳儀周南所以終於麟趾也天地以全體

言大根大本之先立者也道之大原出乎天也陰陽以氣化言闔端造始之可見者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也四時以運化言當權操柄之可握者也大昊執規炎帝執衡之屬是也日星紀運乎周天之度驗其次舍以分時令如綱有紀以分其目一月遍亟乎周天之度視其晦朔以課事功如物有量以揆其平晃神布列於天地之間造化之用也以之為徙則闔闢變化常與之並行猶曰與之為徙也五行變合於陰

陽之内造化之體也以之為質則亭毒胚胎不昧其所主五味五色之所以為質也有其質而無其具則善不能自遂故因其自然固有之禮義以為器而品節防範之道無不周有其器而無其地則功無所可施故因其可與為善之人情以為之田而修治耡除之功無不至四靈蓋物之變化而有神者非罝網之所可循也能盡致而為之畜則德之所感可知矣

以天地為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為端故情可睹也以

四時為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為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為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為徒故事有守也五行以為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為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為田故人以為奥也四靈以為畜故飲食有由也

鄭氏曰物天地所養生也情以陰陽通也事以四時成也事以日與星為候興作有次第也藝猶才也十二月各有分猶人之才各有所長也藝或為倪山川守職不移故云有守也事下竟復由上始故云可復

也考成也器利則事成也輿猶主也田無主則荒由用也四靈與羞物為羣

孔氏曰此一節覆明前經諸事若行諸事治理皆應則萬事得成也天地生養萬物令本而為政教故萬物可舉而興也人情與陰陽通令法陰陽為教故人情可見也生長收藏隨四時無失故民不假督勵而事自勸成也日中星鳥敬授民時無失早晚故民事有次第列猶次第也月以為量隨人才而教之則人

竭其才之所長故功有藝山川鬼神各有分職不移
令引鬼神為徒屬則事無失業故云有守五行相次
終而復始凡所營為之事亦終而復始故云可復工
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治國用禮義為器是器之
利者故所治之事行必有成也上人是人民下人是
聖人田無主則荒廢故用人為主令以人情為田聖
人以為田主則人情不荒廢也靈是衆物之長長既
至為聖人所畜則其屬並隨其長而至是飲食有用

也

橫渠張氏曰情可覩也情謂理循是以窮其理鬼神以為徒故事有守也因其自然而任之役鬼神之義順其自然則人鬼協濟人鬼協濟則豈非以為徒歟

令山川百物生焉養成其材以時取之得非協歟先天而天弗違五行之氣運而為四時質據也順五行之氣用五行之材莫不以為質也至如東作西成捨五行之序何以行五行相代不窮故事可復也四靈

以爲畜能擾四靈則鳥獸之類豢養不失其情自天地爲本至四靈爲畜一理也特細別耳事天治人與夫接物無所不用其極能用其極則其餘不足治矣此數句必出於古語亦非傳者所能道也

嚴陵方氏曰以天地爲本則萬物皆末焉本既得則末斯從焉故物可舉也舉言持之在我也陰陽者萬物之情以陰陽爲端則其情可探而見故情可覩也以四時爲柄則人順時之後先因時之動静不敢辭

焉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為紀則晝之所參夜之所考各得其序焉故事可列也月以為量則興事造業各有數以致其能焉故功有藝也五行以為質則代廢代興皆周而復始焉故事可復也四靈以為畜則人之日用者皆易致焉故飲食有由也由言人因之致用也

馬氏曰法象莫大乎天地故以為本而陰陽日月鬼神皆天地之別也聖人作則莫不取象於此雖然聖

人作則仰有法於天俯有察於地而近取於人情者禮義也禮義出於人情先王因之以為治情之具也自天地為本推而至於人情以為田其為法備其為治詳宜有休徵以應之也故終以四靈為畜然四靈以為畜聖人無意於是蓋在巳有以立之在物者亦順之而不敢逆也以天地為本而曰物可舉者蓋萬物生於天地之間皆可舉而用之也天地之大端在陰陽而人情之大端亦在於陰陽喜為陽怒為陰以陰

陽為端則人之情可覩而見也時者當其可之謂也敬授之而勿失則事有所成故以為柄則事可勸也日星者示其東作西成之候而使民之興作不失其先後之序也故以為紀月者三五而盈闕其盈不至於有餘其闕不至於不足故以為量量者言多寡之均而無過不及之患先王之制禮必協於分藝使賢者不敢過不肖者不敢不及藝者言各當其材也鬼神在於幽其類非一而祖廟山川五祀各有守也先王因

以立官設其參傳其伍使之各司其局而不敢失也五行者天地之間往來不窮終而復始故以為質則事可復而不窮也四靈者猶為聖人而見畜則天地之間飛潜陸走之類莫不甚多無非飲食之用也講義曰夫萬物生息於天地之間以天地為本則萬物雖多而無所逃故物可舉也陽推五福以類升陰幽六極以類降故凡為善者陽之類也為惡者陰之類也以陰陽為端則物情大見而可覩也時以作事

事以厚生無先時而起無後時而縮故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以四時為柄而執守之故天下之事可勸而成也

山陰陸氏曰陰陽為端若觀其所聚觀其所感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是也四時為柄若春誦夏弦春率民耕作秋率民收斂之類日星為紀若日在北陸而藏冰龍見而雩之類月以為量戌虧相備故功有藝極也人情得聖人以為田故人以聖人

為與無田則孰為養也無輿則孰與居焉四靈以為畜聖人致治以是為終及其亂也亦以是為終若西狩獲麟則是獸也非畜也且麟信而應禮不妄出者也春秋哀公十四年胡為來哉飲食有由言四靈以為畜故聖人飲食有由也如是而後享天下之大奉無愧矣是之謂有由

廬陵胡氏曰功猶藝也藝極也春秋傳貢賦無藝鬼神以為徒鬼神不欺人以為與人謂民與主也民以

為主也左氏昭十三年傳云國有奥主

龍泉葉氏曰人性非所治所治者其情也聖人之治以天地隂陽四時五行為之綱目立之至公周盡物則故能深通人情之變平而治之凡人發於好惡利欲之私心激於事勢逆順之偏重者發為邪徳隱為詖行皆其情之所宜有也雖其所以治之要不越乎理義而情之委曲聖人不一施焉有當直從者有當曲遂者有當明禁者有當預防者暢其不及裁其過

甚扶其緩弱通其壅蔽其治之有時其教之有機膏
潤成熟而善道備美俗一是故聖人發正於天理收
功於人情如良農之善稼也五穀之報必厚矣聽而
弗治長稂莠也治而弗達雜稊稗也不本其情而責
其成廢田者也如是則人豈能心服於聖人而恃之
以為與主哉
黄氏曰飲食之禮達則天下殺害有時物無暴殄庶
人無故不食珍士燕食不兼羮胾上下咸以僭奢為

耻是聖王治定無為之徵驗也故四靈以為畜者因飲食有由也天下飲食從禮故四靈為瑞應信及豚魚禮化明備也前儒不認由從於禮之義而解由為用其義失矣

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為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為畜故鳥不獝麟以為畜故獸不狘龜以為畜故人情不失

鄭氏曰淰之言閃也獝狘飛走之貌也失猶去也龜

北方之靈信則至矣

孔氏曰此一經更解四靈之事謂之靈者以此四者皆有神靈異於他物也淰水中驚走也閃是忽有忽無魚從龍鳥從鳳獸從麟龍鳳麟既來為人之畜則其屬見人自不驚而飛走也龜知人情既來應人知人情善惡故人各守其行其情不失也上三者皆言其長來而族至此應云龜以為畜而甲族則𤜤令獨云感信而至者與上三族相互此言感信則上亦感

仁義禮而至也橤月令冬云其蟲介則龜為水蟲水主信故信則至水為信則土為知然水土二行俱有信知

嚴陵方氏曰麟體信厚鳳知治亂龜兆吉凶龍能變化故謂之四靈淰謂水動不淰以見魚之不驚躍也文王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故謂其囿曰靈囿謂其沼曰靈沼至於麀鹿濯濯白鳥翯翯於牣魚躍鼉鼓逢逢豈非能以之為畜故然邪

馬氏曰於龜又言人情不失何也蓋龜者能逆知人之情狀而善惡吉凶皆不能逃之也

龍泉葉氏曰四靈為畜上世載之詳矣聖人盡人道之正則彼動物之傑不得翾然自遂其雄狡而一將聽命於人於是蟲魚鳥獸無不順若而人之飲食生養亦未有苟為温飽而不自知其所由來者故𧃍言鳳凰來儀周公言遺我大寶龜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此言物之聽命於人也後世先王

之治不可復見其所以為治之説儒者亦失其傳反以異物之來為善祥嘉瑞之應不度其德之厚薄而取必於異物之有無故怪異日興治象日隱如漢所稱神爵五鳳黄龍其君臣歆豔皆以為天之報貺而已嗟夫是人反聽命於物也

長樂陳氏曰魚鱉鳥獸至於不淰不獝不狘者蓋亦不必實然所以誘君人者修德而已矣

故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説設制度故國

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

鄭氏曰皆卜筮所造置也埋牲曰瘞幣帛曰繒宣猶揚也繒或作贈

孔氏曰上旣言龜知人情故此一節言卜筮所造置之事先王聖人將有大事必秉執蓍龜而問吉凶言蓍者凡卜皆先筮故兼言之陳列祭祀謂郊廟以下皆用卜筮也瘞謂祀地埋牲也祭法云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繒之言贈也謂埋告又贈神也祝嘏有舊辭

更宣揚告神也設制度謂造宮室城隍車旗之屬以上諸事既並用卜筮故國家必有其禮國既有禮故百官各御其事官既有御故百事各有職主凡所行禮皆有次序也

長樂劉氏曰先王措天下如此而猶不敢以自任也於是有猷有為則秉於蓍龜求其明知於神也列於祭祀歸其功德於祖也瘞繒宣祝達其誠信於幽也嘏辭說者示其神靈之饗也設制度者辨上下定民

志也故國無大小皆有禮以稱之故官有所御事有所職禮有所序不相奪倫而五禮之施五品之實徧於斯民一道德以同風俗莫非五常之歸也

延平周氏曰蓍者數也數故為筮龜者象也象故為卜以先王之誠心敬德固足以感天下然猶秉於蓍龜列於祭祀蓋以為吾之有為有行莫非禀受於神明而無非事者此國之所以有禮官之所以有御事之所以有職而禮之所以有序者也

嚴陵方氏曰秉蓍龜所以決禮之疑列祭祀所以致禮之敬瘞繒所以脩禮之物宣祝嘏辭說所以通禮之情設制度所以修禮之文若是則可謂有其禮矣故繼言國有禮也繒帛藏之於幽故言瘞辭說揚之於明故言宣建國必設官設官必治事治事所以行禮故其序如此然上言國有禮則禮之體也下言禮有序則禮之用也

山陰陸氏曰幽言瘞繒顯言宣祝嘏辭說不責不備

也鄭氏謂埋牲曰瘞幣帛曰繒失之矣

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

鄭氏曰患禮不達患下不信也祭帝於郊以下所以達禮於下也教民尊神慎居處也宗宗人也瞽樂人

也侑四輔也

孔氏曰此一節為上巫用卜筮民下猶未見信先王患之故更為下諸事使達下也天子至尊而猶祭於郊以行臣禮而事天是欲使嚴上之禮達於下天高在上故云定天位也至尊而猶自祭社是欲使報恩之禮達於下也地出財故云列地利也王在宗廟以子禮事尸是欲使仁義之教達於下也王自祭山川是欲使儐敬鬼神之敎達於下也王自祭五祀是欲使

本事之教達於下也五祀是制度故云本事也此明因事鬼神使禮達於下鄭註教民尊神是也宗祝以下明因委於人使禮達於下也王在宗廟則委於宗祝在朝職事則委任三公在學乞言則受之三老若王弔臨則前委於巫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既言前巫故云後史也卜筮主決疑瞽是樂人主和侑是四輔即左輔右弼前疑後丞皆侑勸人君為善典規諫者示不自專故並置左右宗祝以下鄭註慎

居處是也既祭祀尊神及委任得人故王中心無為以守至正之道也

長樂劉氏曰祭帝於郊也天位由之而定民不敢慢於其上矣祀社於國也生物享其報而民不敢慢於其神矣祖廟有祀也受祖有其德而民不敢慢於其人矣山川有祀也報功有其秩而民不敢僭於其禮矣故宗祝在廟者執祭祀之禮雖鬼神之大不可得以亂之也三公在朝者執上下之禮雖君上之尊不

可得以踰之也三老在學者執人倫之禮雖異數之隆不可得以變之也王前巫者辟除其心之疑慮也後史者臨正其行之欹傾也卜筮瞽侑皆在左右者防其言動之有失也夫如是也何為哉欲王之中心無為也無為矣而曰以守至正者何謂也中心不為於意慮則寂然而不動是人之正性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以為禮之行常在於人之所畏敬而人之所畏敬者在於天地鬼神故於其所畏敬而

寓之以法則此禮所以達上下也夫惟禮之達於上下則君人有以安於上故宗祝在廟足以講禮正法三公在朝足以論道經邦三老在學足以乞言憲行前巫所以却不祥後史所以書言動卜筮在左所以決疑謀瞽師在右所以防非志凡此皆人之侑輔王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而已矣

嚴陵方氏曰禮之始也則自天子出禮之終也則與民由之與民由之然後禮達而分定故先王患禮之

不達於下則必有以為之教者然教必以祭祀為主者以神道設之使民知畏敬故也天則遠人而尊故祭帝於郊地則近人而親故祀社於國郊謂郊之南南者陽之盛故曰所以定天位國謂國之右右者陰之盛故曰所以列地利定天位則天下達於尊卑之禮矣列地利則天下達於施報之禮矣且位以祭之所言也利以祭之物言也位欲其一故言定物欲其陳故言列天神曰祀地示曰祭而此於天曰祭者郊

所以明天道故也於地曰祀者社所以神地道故也仁以立人道而人本乎祖故曰祖廟所以本仁也如是則天下達於親踈之禮矣我爲祭主於内而山川之鬼神在外固有賓道故曰所以儐鬼神也如是則天下達於興作之禮矣五祀出於五行而五行各因時以用事焉故曰所以本事也如是則天下達於制度之禮矣然於帝於社止言祭祀則祖廟而下皆主祭祀可知也廟者神之所存而宗祝所以事神故在

廟朝者政之所出而三公所以共政故在朝學者教之所寓而三老所以奉教故在學不祥卻於未然故前巫言行紀於已然故後史卜以知象筮以知數瞽以典樂侑謂侑食左右前後皆得其人則王非特外之無為也中心亦至守正夫天下之動正乎一而止茍非以至正為守則天下之動莫之能正雖欲無為也其可得乎以玉藻考之史有左右而此乃言後史者對前巫言之則為後而後自分左右故也以膳夫

考之王日一舉以樂侑食則知此言韸言其人侑言其事爾

馬氏曰天位乎上而生時不窮聖人祭天於圜丘所以嚴上也故曰定天位地位乎下而生財不已聖人祭地於方丘所以因下也故曰列地利祖廟遠則殺之所以示其義近則隆之所以示其仁離而言之則有仁義之别合而言之皆所以親親仁也故祖廟所以本仁禮器所謂宗廟之祭仁之至者其意同也山

者地之高川者地之深而皆有興作之功有鬼神以助其幽故所以儐鬼神五祀者中霤戶竈門行制度所出亦治天下之事也自郊社推而至於五祀皆所以達於下者也以一人之身不能達於天下必寄於羣材然後能如此以至於無為而治也故繼之以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既曰中心無為又曰以守至正何也蓋人之情安久則逸逸久則亂故中心無為而繼之以守至正然後能守其無為之道也

龍泉葉氏曰禮之理顯而事隱禮之理可極而事難名故先王非以禮之不備於其身為憂而以禮之不達於其下為患也夫禮者聖人以為因我之所設而後明耳故天位未嘗不定也必祭帝而後定地利未嘗不列也必祀社而後列廟吾之所為祖而曰此仁之本也山川效地之俯仰而已嚴而奉之以儐於鬼神也居處器服切於人而已本其事之所由起尊而先之曰有神之所為也廟有宗祝朝有三公學有三

老巫前史後卜筮瞽侑皆在左右濟濟然秩秩然森然凛然有覲有聽有敘有法而王不自見其所為也凡其為此者皆以達夫禮也故百神受職百貨可極孝慈服正法則而禮誠達矣義之修禮之藏其器數名物反復委曲不可窮盡也不然則夫爲禮者之論以為天本高地本厚日月本明萬物與人未嘗不自然而聖人者烏用是區區其間哉况夫俗靡事弊而極究於敲扑趨走之不給則先王之所以達禮於天

下之具是誠有所不能識者矣然則禮之所以本所以分所以轉變者何從知之徇今而忘禮不可也徒誦古之言禮者樂而味之而不考於今之何以合何以不合不可也

江陵項氏曰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之位聖王豈溺於淫瞽者哉誠見夫顯微之無間天人之合一視聽言動之變即風雨寒燠之源故考驗占察如此其密也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之謂也

又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譏厲王之不能察也

延平周氏曰瞽言其人侑言其理先言宗祝立於禮也終言瞽侑成於樂也

建安眞氏曰古之所以衆建忠賢森列左右者皆以正人君之心也在朝則有三公焉所謂道之教訓傅之徳義保其身體者也在學則有三老焉所謂憲德乞言者也巫掌祀以鬼神之事告王史掌書以三皇

五帝之事告王掌卜筮者以吉凶諫王瞽矇之叟以歌詩諫王一人之身而左右前後挾而維之以引以翼有孝有德雖欲斯須自放得乎故王中心它無所為惟守至正而已後世人主所親者褻御近習所説者淫聲美色狐媚蠱惑者千態萬貌雖欲無邪其可得乎此君德所以不如古也

蔣氏曰聖人惟能定天下之禮而後可以辨天下之職天下之職既辨則一己之職亦不勞而自舉此王

者所以惓惓於禮以御斯世也葢禮有大有小則職亦有尊有卑方其祭帝於郊就陽以定天位祀社於國答隂以列地利祖廟崇報反之仁山川償遠近之職五祀彰不一之事大者不得以兼乎小小者不得以干乎大義有所由生文有所由寓此其禮一定而不易者也夫惟禮之大小一定不易故設官崇卑亦各有攸司而不相亂坐乎朝者議不及乎末尊乎學者職不關乎細宗祝在廟儀文是掌弗及乎大事也

巫史前後卜瞽左右彼特以問吉凶職聽察司辭説而弗與乎大本也夫是以上而總化原者有其人至於侍御僕從罔有弗正故一人中心無為於上而治道以立乃若官職廢闕典禮隳壞天下正人直士既不得尊於朝禮於學則下而宗祝工師之徒亦不得盡其才效其藝昔者孔門記魯周之時太師摯適齊以下傷魯之不用人也若是則宗祝安得在廟卜筮瞽侑安得在左右或用人不當其位如衛之賢者仕

於伶官無非可以承事王者之人則碩人俁俁公庭萬舞如簡兮之刺則三公安得在朝三老安得在學然則王者欲守至正以御天下必如古聖人之定禮分職而後可以收無為之治功

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

鄭氏曰言信得其禮則神物與人皆應之百神列宿

也百貨金玉之屬修循飾也若其城郭然

孔氏曰此一節論上文禮既達於下有功而見徵應百神天之羣神也王者郊天備禮則星辰不忒故云受職祀社盡禮則五穀豐稔金玉露形盡為國家之用故云可極祭廟盡禮而天下皆服行孝慈祭五祀以禮而天下法則各得其正不言山川興作者法則之事包之也祭在上諸神是義之修飾禮之府藏也

長樂陳氏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者以其大報

天而百神莫不與之也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者以其五土之宜百物資之以生也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者以其有祝以告人之孝而有嘏以告神之慈也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者以其有制以正法有度以正則也言郊社祖廟五祀而不及山川者以社言百貨可極則兼之也夫義則有宜禮則有體務其宜以歸其體然後五者之教全矣故曰義之修禮之藏也

嚴陵方氏曰受職言各受其職而有守也可極言各盡其利而無遺也正法則者以制度之所在故各得其法則之正也其行於始也祭帝於郊而已故終至於禮行於郊焉其始也祀社於國而已故終至於禮行於社焉固其序也推之於祖廟五祀其義亦若是

廬陵胡氏曰百神如詩懷柔百神鄭指星辰太泥

四明沈氏曰自郊至五祀皆言禮行正孟子不誠未有能動者也不是說行禮我與神為二不可謂之行

無所往而不感通此之謂行聖人之誠足以感神而無間故無往而不得其所欲

宻氏曰義者理也禮者文也義者内也禮者外也人之於禮始也見其禮而未知其所以為義謂之禮修而義薮可也故曰義而不自知亦猶假筌以求魚魚得而忘筌因蹄以獲兎兎得而忘蹄故曰義之修而禮之薮也

蔣氏曰郊社祖廟山川五祀之義禮運一篇蓋纍纍

言之大旨則同至此則曰百神受職曰百貨可極曰孝慈服曰正法則備言聖人為禮之效也謂之義修而禮藏則聖人因義以起禮因禮以辨義禮義之為說實相表裏

禮記集說卷五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五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騤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録舉人臣姚秉哲

禮記集說卷五十八

宋 衛湜 撰

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

鄭氏曰聖人象此下之以為教令官猶法也此聖人所以法於天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上言禮既藏於郊社天地之中是故制禮必本於天以為教也大一者謂天地未分混

沌之元氣也極大曰大未分曰一禮之理既與大一
齊故制禮者用之以為教本也元氣既分輕清為天
重濁為地制禮者法之以立尊卑之位故曰分而為
天地也天地既分天之氣運轉為陽地之氣運轉為
陰制禮者貴左以象陽貴右以法陰因陽時而行賞
因陰時而行罰故曰轉而為陰陽也陽氣變而為春
夏陰氣變而為秋冬制禮者吉禮則有四面之坐凶
禮則有恩理節權是法四時也四時變化生成萬物

皆是鬼神之功聖人制禮則陳列鬼神之功以為教也其降曰命者言聖人制禮皆仰法大一以下之事而下之以為教命其官於天者結之也

横渠張氏曰大虛即禮之大一也大者大之一也極之謂也禮非出於人雖無人禮固自然而有何假於人今天之生萬物其尊卑小大自有禮之象人順之而已此所以為禮或者專以禮出於人而不知禮本天之自然如告子專以義為外而不知所以行義由

內也當合內外之道知禮之本於自然人順而行之則是知禮也

長樂陳氏曰以形之始而言之謂之大始以數之始而言之謂之大一大一之體分而為天地之氣轉而為陰陽之用變而為四時之序列而為鬼神之情其降之於人曰命凡此皆天造之禮而主之於天故曰其官於天也

延平周氏曰老子曰道生一又曰天法道道法自然

則一者道之所生而大一者生道者也生道者其自然之謂乎易曰乾知大始蓋乾者萬物之所資始而大始者又乾之所資始者也禮之大一其猶易之大始乎然禮必本於大一者大一天地之始凡有數者莫不出於其間故分而為天地之位轉而為陰陽之道變而為四時之代謝列而為鬼神之魂魄其降之於人則曰命也然不能離乎數故亦不能官天而官於天也

嚴陵方氏曰陰極生陽陽極生陰陰陽之運周而復始故曰轉而為陰陽春生夏長秋斂冬藏惟其時也然未始有常故曰變而為四時天地則有上下之位陰陽則有升降之宜四時則有先後之序鬼神則有變化之功聖人體此以命物而在下莫不聽故曰其降曰命亦未嘗不本之於自然故曰其官於天不曰本而曰官者以夫禮之命物各有所主故也

慮氏曰禮未離乎數故官於天而未能官天也若夫

離乎數者道也範圍天地而不過官天而不官於天矣官猶主也若夫聖人以道制禮而極其妙則又可以官故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

龍泉葉氏曰古人究極禮之本末貫徹上下而著於功用故大一其本也天地其分也陰陽其轉也四時其變也鬼神其列也命其降也其理微而難見其說大而難該是豈君子之於禮也遂欲舉天地萬物而強納之哉彼葢誠有以見之矣天之所本地之所動

事之所列時之所變分藝之所恊如自黍累而至斛斗自毫忽而至尋丈其散者皆可分其總者皆可會也天生人之常知有養人而已貨力辭讓飲食冠婚喪祭射御朝聘此其養之昭然見於日用者也彼亦惡知其汗漫無統而猶以為之品節為之等序以自附於禮雖夷狄不廢焉唯其操縱有所徇予奪有所偏不以情由禮而以禮飭情至於情之所以安與情之所不能禁則決壞而雜施之是以紛然而不合耳

聖人知禮之所由本隨而察其轉變分列之際而貫徹於隂陽上下之交得其所以居斯人者而後貿力辭讓飲食冠婚喪祭射御朝聘品節之序以行乎其間人倫既正人情既順人義既明使人知其所以講信所以修睦而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不至於涣焉而不相從也則豈不仰無愧俯無怍而怡然有一見天人之通幽顯之辨事理之融内外之合也哉論至於此則三王之極盛不以私智人力而服制天下也明

矣後世受禮之地狹用禮之時少任禮教拘以為禮者一事而已大一天地陰陽四時而無非禮也則遠而誕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無非禮也則切而煩遠而誕者易離切而煩者難行則其所為舉是禮者不過止於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之間之事而又古今不相沿奢儉不相均朝廷閭巷不相通駁義異說不勝其多宿儒老師交相非詆而不能一也是其於禮幾何哉故昔之於禮也以厚後之於禮

也以薄昔之於禮也合天地鬼神而無間後之於禮也瀆聽首亂而可以盡去之矣嗚呼不見其實而通之不明其端而舉之唯聖人而後知禮之不可以已乎

蔣氏曰自禮必本於大一至其官於天所以言禮之不離乎天自禮必本於天至居人也曰養所以言禮之終歸於人且本於大一者天地未分之先也高卑以分天地立矣二氣轉移陰陽生矣寒暑代謝有四

時之變生死往來有鬼神之形莫非此禮發露於自然聖人本其自然發露者制禮以命天下故曰其降曰命既謂之降曰命矣又終之以其官於天者聖人懼天下言禮者瀆於人而忘於天故爾且謂之必本於天者猶言本於大一也然動而之地則大一判而上下殊矣列而之事見於制度顯設之位變而從時推之於陰陽奇耦之象莫非此禮所以周流而不窮也聖人因而順其分之所宜受量其藝之所能為而

使之行是禮故曰恊於分藝必終之以居人曰養者
聖人懼天下之言禮者惑於天而不體於人故爾官
者有所主宰之義養者得所安全之稱不官於天吾
不知自有人物以來所以有是禮者孰維持而主張
之不居人而曰養吾不知生民交際之後所以至今
上下相乘貴賤相使孰便利之孰順適之然妙於天
以為之本體於人以求其用而後此禮在天下行之
以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而非偽為也易曰形而

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方天地未立易有大極渾然而已兩儀既生於是循而至於四象八卦吉凶大業而莫知終窮也然不反諸形而上者之妙則莫原其始不要其舉而措之之餘則莫識其終謂之道者貫天人於一致禮之為禮夫豈外此

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

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

鄭氏曰禮本於大一與天之義後法地後法五祀所以本事也後法四時恊合也言禮合於月之分猶人之才也養當為義下之則為教令居人身為義孝經說曰義由人出貨摯幣庭實也力筋骸强者也不則

偃罷

孔氏曰此一節論上本說禮從天地四時五行而生

而教於人故此以下論人用之以行刑罰冠昏朝聘之等皆得其宜也動而之地祀社是也事即五祀從時即四時以為柄協於分藝即月以為量養宜也制度諸事居人中身則人得其宜諸禮皆須義行故云其行之也力筋力拜伏也辭讓賔主三辭三讓飲食饗食之屬也冠二十成人而冠昏三十而取射五射御五馭朝五年朝及諸侯自相朝見之禮聘謂比年小聘三年大聘言人有義在身則能行此諸禮也

王氏曰下云穫而弗食食而弗肥字宜曰養家語曰其居人曰養

江陵項氏曰前言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此言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葢氣始於天形生於地天之與地即大一言所分也古之聖人懼人之外天地而求大一也故曰本大一也分之則為天地見一之有兩也又曰本於天動而之地見兩之本一也動以形見言之非圓動方静之動也

長樂陳氏曰列而之事者禮之稱變而從時者禮之權凡皆人為之禮而居之於人以養人也

延平周氏曰或曰禮必本於大一或曰禮必本於天何也言禮之先乎天地者則曰必本於大一言禮之後乎天地者則曰必本於天本於天者禮之象也動而之地者禮之法也列而之事事同則禮同也變而從時時異則禮異也協於分者禮之情也協於藝者禮之文也居人也莫非給人之求而養人之欲故曰

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者皆其在於度數之間者也雖然禮之所以顯者舍度數何以哉

嚴陵方氏曰上言禮本於大一則原禮之初而已此又明禮之用焉上言禮之初故言官於天以見其自然此言禮之用故言居人以見其使然也方其本乎天也則靜而已未始或動一而已未始有列及其降而在地則離靜而向動矣散而在事則出一而成列

矣以其有所之故也故於地曰動於事曰列皆以之言之時無常而不可逆也故曰變而從時分有多寡藝有能否各隨力而施之自貨力辭讓而下則言所以存乎人者故曰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昬喪祭射御朝聘言冠昬喪祭射御朝聘非貨力辭讓飲食有不行也夫欲行禮貨力為先辭讓次之飲食又次之故曰無財不可以為悅非强有力者莫能行也

山陰陸氏曰禮論曰禮起於人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不爭爭則亂先王患其亂也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以起也故禮者養也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言人之生於禮如此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言人之養於禮如此

慮氏曰禮之妙體根於大一未分之前禮之成用起於兩儀既判之後唯其未分而渾淪故曰必本於大

一唯其既判而定位故曰必本於天列而之事事詳則禮詳也變而從時時異則禮異也恊於分不强其所無也恊於藝不强其所不能也貧者不以貨財為禮其恊於分乎老者不以筋力為禮其恊於藝乎

廬陵胡氏曰列而之事萬物皆以禮行變而從時禮隨時變

馬氏曰禮本於大一至其降曰命言禮之所由以起也其官於天也禮必本於天至其行之以貨力辭讓

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禮之所由以成也大一者道之所生也道不可得見而見之於大一大一者不可得見而見之於天地聖人制作遠有以本於天近將以殽於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故曰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然禮必本於天而不及於地者先尊後卑之意也推而詳之則降於祖廟山川皆事也故曰列而之事時者當其所事之謂也葢無一定之理變而通之然後得其中故

曰變而從時藝言其才也蓋才有長短大小之不同莫不當其分有以協之一歸於中而已故曰協於分藝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是也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者鬼神以為徒四時以為柄日星以為紀月以為量是也至於居人則曰養何也禮者所以養人非以害人者也禮以養人為本故曰養荀子曰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通此則可以知其所養之之意

也葢聖人之道寓於度數之間莫非順性命之理而所以養人也然其行之大者在於貨力辭讓飲食冠昬喪祭射御朝聘而已此亦非禮之盡特言大略而已

龍泉葉氏蔣氏說見前

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故唯聖人為知禮之不可

以已也故壊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

鄭氏曰竇孔穴也去其禮言愚者之反聖人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上文說禮為治理之本故又說禮不可去之事左傳云逃出自竇又篳門圭竇是孔穴也孔穴開通人之出入禮義者亦是人之所出入

長樂劉氏曰立人之道此其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者常人之情貴則驕富則傲勞則怠安則逸而惰慢淫亂由之生矣故自天

子至於大夫士非役於禮則國敗家亡不名而自至也故天之神地之祇人之祖非有至誠不可得而致矣由是而言禮也豈止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已哉故曰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

慮氏曰禮之端始於辭讓而未可謂之大端義之端始於羞惡而未可謂之大端唯合禮義之成體而不倚於一偏然後為人之大端也養生送死事鬼神以

禮而正故曰大端達天道順人情以禮而通故曰大

竇

廬陵胡氏曰孟子言禮之端義之端蓋生乎此肌膚

之會筋骸之束所以為人之榦云竇者禮義人所由

以出入

延平周氏曰禮所以節義義所以濟禮二者人倫之

大端也所以達天道者禮義人道而已由人道然後

達天道也

馬氏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又曰義者藝之分則知禮義者為人道之大本夫禮義出於性而曰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何也葢有禮則莊敬日强無禮則安肆日偷君子知謹於禮義則手足有所措耳目有所加進退揖讓有所制此所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然此特為中材言之若夫聖人動容周旋中禮肌膚不待禮而固筋骸不待禮而束也從心所欲而不踰矩也養生送死事鬼神其道非一而禮義者尤

為之大端也養生所以飾驩送死所以飾哀事鬼神所以飾敬此禮義以節文之也禮義出於天先王因之以達天道禮義出於人先王因之以順人情禮義出於天而受中自於人禮義雖出於人而降衷自於天達者所以明之也順者所以因之也

長樂陳氏曰或曰禮義以為紀或曰禮義以為器或曰禮者人君之大柄或曰禮義者人情之大端何也蓋紀以言其所張器以言其所用柄以言其所執端

以言其所始其言之不同各有所當也講信脩睦所以誠其心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所以莊其身以至養生送死於其明事鬼神於其幽凡此皆人道而已由其人道所以達於天道故能順人情之所通大竇以言其通也

嚴陵方氏曰禮義內可以治心外可以修身故曰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聖人所以能保其國家與人民知禮之不可以已爾衆人反

此而禍患隨至

蔣氏曰禮以辨義義以起禮禮之與義其理相因而其用相成所以為萬善有為之要而人道待以有立也自其有諸已而不違者皆謂之信是信也非徒曰言而有信之謂也自其施諸人者皆謂之睦是睦也非徒曰因睦合族之謂也人生乎天地間惰慢邪辟之氣或設於身體此信不講耳故孔子以正顔色為近信乖爭陵犯之風或見於接物此睦不修耳故孔

予謂正受以教民睦然則聖人設禮義以教天下凡以使民踐履浹洽一毫非僻之念非禮之動有所檢束而不敢自肆於平居暇日也不然則觴酒豆肉誰肯受惡袵席之上誰肯在下朝廷之位誰肯受賤凡於交際血氣用事攘臂動色始莫知其所主矣兹所以必俟講信脩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與然聖人為禮非苟然也唯能反其所謂在人者而後還其所謂天者然不本其所謂天者亦不足以反其所

謂在人者彼生有養而死有葬物本天而人本祖别鬼神以為位有報與反以為説是人道之大端也天也吾固因之以為常孩提而知愛既長而知敬顙泚於親之不藏父子有隱而無證是人情之大實也天也吾固順之而不拂夫本乎天者以為常則順之則達之關乎人者則講之則修之又從而固之記禮之旨可謂明甚天下國家興衰治亂豈不自是而可必哉

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糵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

鄭氏曰皆得以為美味性善者醇耳

孔氏曰此一節論上云禮不可去故明禮之在人有厚薄之事禮不可已故在人譬如釀酒須因麴糵則成君子譬精米嘉器小人譬麤米弊器釀酒共用一麴分半釀精米嘉器則其味醇和半釀麤米弊器則其味醨薄亦如禮一而君子性識純深得禮而彌厚小人智慮淺薄得禮自虛薄也

長樂陳氏曰糵之於酒厚則醇薄則醨醇則久醨則壞禮之於人厚則君子薄則小人君子則安小人則危善為酒者戒其為醨而務其為醇善為人者戒其為小人而務其為君子也

講義曰禮非有厚薄也人自為厚薄而已

故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

鄭氏曰治者去瑕穢養菁華也修禮以耕和其剛柔也陳義以種樹以善道也講學以耨存是去非類也本仁以聚合其所盛也播樂以安感動使之堅固也孔氏曰自此至危也一節因上君子小人厚薄不同故此論聖人修禮義治人情以至大順也柄謂執持而用者土地是農夫之田人情是聖王之田農夫用耒耜耕田和其剛柔聖人以禮耕人情正其上下農夫耕田既畢以美善種子而種之聖人以禮正人情

既畢用禮義以教之也農夫種苗勤力耘耨去草養苗則苗善矣聖王以禮教民又須講學以勸課之存是去非則善也農夫苗稼成熟當本此仁愛以聚集所収勿為費散聖王勸課行善本此仁恩聚集善道使不廢棄也播布也農夫収穫既畢布其歡樂之心共相飲食以安美之聖王既勸民善又説樂感動使其勤行善道保寧堅固也

唐陸氏贄曰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

長樂陳氏曰修禮以耕所以開其心陳義以種所以納之正講學以耨所以去其非本仁以聚所以充其德播樂以安所以成其道也

嚴陵方氏曰義者所操有宜而不可失故言柄禮者所行有節而不可亂故言序禮義雖本於人心然有至於無禮無義者心或動而情亂之也故聖王修其柄與其序還以治人之情而已此以義為柄而前經言禮者君之大柄又何也以禮為義之質則義之柄

亦禮而已故皆謂之柄然治人之道莫急於禮故謂之柄則義之所同謂之大柄則禮之所獨也人之不情猶地之有田不可不治也治其田者農夫之事也治其情者聖王之事也故曰人情者聖王之田前經言人情以為田正謂是也故詩言無田甫田維莠驕驕齊人以之刺襄公焉禮者事之治猶耕治荒蕪故言修義者事之宜猶種之因地宜故言陳學所以為已猶耨之去苗害故言講仁者愛也仁則聚之猶穫故

言仁以聚之樂者樂也樂則安之猶食故言樂以安之禮惡其壞故曰修義欲其明故曰陳學欲其辨故曰講仁以立人道非本不立故曰本樂以和民聲非播不和故曰播

廬陵胡氏曰禮為耒耜義為種子學為耘耔仁為倉廩播樂以安之使人樂善不倦

延平周氏曰禮然後至於義仁然後至於樂四者以講學為主故其序如此

龍泉葉氏曰得禮義之本要而後能通人情能通人情而後能治人情人情可治則其性德全而道化成以儒者之言義道也嚴於性而略於情請因是論之夫利欲羞惡充滿殽亂而趨向高下萬彚殊錯一人之情一人之變反覆無窮彼葢自有不能知其所從來者人情之共安衆心之同願異國俗殊時世而好惡之情若出於一雖聖人有不能易其所好而進其所不欲者天下之紛紜事機之繁多彼唯朝令夕改

皆是情而已矣自堯舜以及文武其治道所以大被於天下者葢其修仁義禮樂之實而播諸事為之間必有中於人情之會相與俯仰出入動蕩流通其情之異趣與羣心同向者皆得以旁皇周浹於其中一人之放僻不專行而天下之取舍得公是焉是以不待刑罰禁約而固已自治故論禮者以人情為聖王之田而治是田者有良農之功非如後世之論以情為不美以禮為强制築千丈之防遏奔放之流使其

噤默不得逞而後從我而為禮義也情之所有而禮或未之有則起禮情之所安而義或未之安則辨義然後知舍禮義而用刑罰不如一置刑罰而盡入禮義也故古者仁義禮樂以官治之而人得以自陶於善後世仁義禮樂以師教之而秀民傑士或不能成才豈非古道通其情而合其趣後世獎其情而失其歸古者得禮義之要而人情可知後世守禮義之說而不能通乎

蔣氏曰此言禮以治情為主而以治田為喻也方其揭義以示之而謂之柄本禮以明分而謂之序禮義之名立矣然其用之存乎人者必有以也凡人之情應感起物血氣用事蓋必有梗吾和平之化者則修禮以治之而謂之耕禮由義起彼其初葢本有淺深厚薄之宜則陳義以治之而謂之種學足以辨其是非而以為耨仁足以滋其盛大而以為聚樂足以樂其成功而以為安夫然後衆善皆會於禮而即禮可

以善天下之情雖然四端之在我者學與樂不與焉其意以為人之一性萬理會融有是二者以辨明之學樂之謂耳然禮在天下未嘗不以仁義為主故下文言之

金華應氏曰情者心之動也養之不善則荒穢不治而可欲之善塞矣然仁義禮智根於心而善端本無窮也養之有道則勃然而發生矣人情具為善之資猶田有生殖之利人情有可治之地而聖王加順治

之功故以百畝之不治為已憂者農夫也以人情之不治為已責者聖王也禮之有序猶耕之有畔義之有節猶種之有列曰修曰陳者書所謂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是也學探千古羣聖之輿而思索問辨以求其正猶耨之去草而耘治益精也仁總百行萬善之全而滋養培植以豐其成猶穫之揫斂而收取以無遺也樂具五音六律之節而動盪發越以宣其和猶既穫之餘安坐以食而熙熙自如也播者散

布發越之謂書播時百穀周官曰播之以八音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强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

鄭氏曰協合也藝猶才也有義則人服之故得之者强有仁則人仰之故得之者尊

孔氏曰前既明禮耕義種仁聚此廣明三者相須也

禮是實義以修飾為禮之華故曰禮者義之實諸之

也起作也禮與義既相協會若應行禮先王未有舊制臨事制宜而行之是以義起作也如將軍文氏之子是也義者藝之分仁之節者明仁須義也義者裁斷合宜也人有才能仁施用義裁斷乃得分節也協於藝是義能合藝也講於仁講猶明也是義能明於仁也仁者義之本謂仁能與義為本仁者施生故為順之體

黃氏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因上文禮耕義種謂禮者

為尊卑升降親踈之節義者合宜當理指的之稱名實相應則為正禮倘有禮而不能合宜當理是有名而無實譬諸晉侯云魯君自郊勞至贈賄無失為知禮女寬曰區區習儀豈為知禮故君臣父子之道禮之實周旋退讓之節禮之儀下文云協諸義而協謂須合義則合禮也又下文云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亦謂有未立之禮則取合宜之義而起作之非為禮修飾之華明矣

橫渠張氏曰人情所安即禮也故禮所以由義起藝業也謂事業也

長樂陳氏曰義以禮爲實而禮以義爲文合於義則禮斯合矣故曰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後世可以義起也是故廟門非待弔者之所而將軍文子行之於喪畢之時說驂非爲賻之宜而孔子行之於出涕之際以至純儉可以從衆則不必麻冕之泥嫂溺可以手援則不必嫌疑之拘唯義所在而已

荀子曰禮以順人心為本凡非先王之禮而順人心者皆禮也然則孟子以禮為義之節文而此以禮為義之實何也葢義出而為禮禮行而為義二者未嘗不相須顧其所主而迭為文實也論語曰義以為質禮以行之此義之所出而為禮也禮器曰義理禮之文此禮之所行而為義也六藝非義則離仁非義則蕩處藝以義然後有所別處仁以義然後有所節故曰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以其為藝之分故能恊於

藝以其為仁之節故能講於仁夫事親仁之實從兄義之實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有親然後有兄弟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此先仁後義之體也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由其宅然後至於路此先仁後義之用也故曰仁者義之本溫良者仁之本敬慎者仁之地寛裕者仁之作遜接者仁之能故曰順之體也仁必有義義未必有仁仁者天之尊爵故得仁則尊得義則止於強也

嚴陵方氏曰禮雖作乎外而義則資之以成體義雖由乎内而禮則用之以制宜唯其資之以成體故此以禮為義之實唯其用之以制宜故禮器以義為禮之文也禮義之相須如此則人之所行果合於義矣在禮豈有悖哉故曰恊諸義而恊則禮可以義起如曲禮曰禮從宜是矣

延平周氏曰實有成意蓋草木至於實則成矣義以生禮禮以節義故義為禮之所自生而禮乃為義之

所自成也故曰禮也者義之實也義者藝之所以別宜者也故曰藝之分以仁義而對禮則禮為仁義之節以義對仁則義為仁之節故曰仁之節也義與禮協而禮者六藝之大故曰協於藝義者入於仁者也入於仁者講之而已故曰講於仁以事而言則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以理言之德而後仁仁而後義有仁則有義故曰仁者義之本未有仁而遺其親犯其上者故曰順之體也仁必有

義義不必有仁故得義者强而已而得仁者必至於尊也

馬氏曰禮者義之實義者禮之華禮者所以體常義者所以盡變變者禮中之權也常者義中之經也葢禮義一物耳體其常則為禮盡其變則為義故三代之禮一而或素或華者皆所以變而從時也要之不違禮之經義之權而已藝者言乎其材也材出於性非天之降爾殊也成於人則有長短小大之異而義

者所以宜之而分之各當其理也四端均出於性有所宜而成之者尤在於義也故曰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材出於性而義者所以合之而得其宜仁在於内而義者所以講之而見於外外有以講於仁内有以合於藝則義之道得矣義得其道則人望而畏之於得之者强强者有立我之意故曰自勝之謂强

山陰陸氏曰藝以有義故有分仁以有義故有節如有義而已矣不恊於藝不講於仁將以為厚也而適

得薄馬將以為强也而適得弱馬孔子曰依於仁游於藝

蔣氏曰謂禮者義之實矣而又曰義者藝之分仁之節者是禮之資於義者為多也旣曰藝之分仁之節矣而又曰義之本順之體者是禮之資於仁者為重也禮出於義則在我者有自然之强禮出於仁則在我者有自然之尊惟强惟尊足以勝私情而還天理昔季氏之臣逮闇而祭雖强力之容皆至倦怠此義

之不講之故故聘射之禮强有力者為能行之而以有義謂之勇敢八佾舞於庭三家以雍徹卑得以抗乎尊下得以僭乎上此仁之不講之過故孔子謂人而不仁如禮何孟子亦以仁為天之尊爵而謂人人有貴於已者弗思耳然則是强也用之於順治推而至於戰勝無敵者同此一義也是尊也本之於良貴推而至於人之所貴者同此一仁也要之論天下之理至於義有可强仁有可尊而後聖人所以為禮始

有定論矣鄭氏徒知本仁義以論尊强而不知聖人蓋因禮而及仁義吾故於此發之

金華應氏曰義者事物之斷制裁節也區別衆理條分縷析而各有攸當得之者强而舉無以勝之故曰天下之制仁者義理之統宗會元也包含萬象圓融和會而莫窺其際得之者尊而舉無以上之故曰天下之表强則挺然不屈於物之下猶有物我之對人有畏心焉尊則超然於物之上不見物我之間人有

敬心焉

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

鄭氏曰無耜而耕則無以入也弗種則嘉禾無由生弗耨則苗不殖草不除弗穫則無以知收之豐荒也

弗食則不知味之甘苦也弗肥功不見也

孔氏曰人君治人情若無禮猶農夫耕而無耜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謂奏樂而不使達至順之理如人食五味而調和溫清不順則雖食不肥也前陳聖人禮耕以至安樂令顯前譬其事相似更譬以人身之肥聖人為教反復相明正在此矣

嚴陵方氏曰耜者治田之具禮則治國之具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耕所以種禾而生之義所以達

禮而行之故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達嘉種而除其害者耨之事明大義以勝其非者學之事故爲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耨之勤將以有穫學之勤將以有聚仁言聚也穫言穫也故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食有所養而享其利焉樂有所樂而安其仁焉故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食食之養人期於體之肥而已樂之和人期於理之順而已故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

猶食而弗肥也然前言陳義而此變言本者凡種皆所以立本故也前言本仁而此變言合者以人本仁也合而言之道也於順又言達者自上趨下無不達故也

馬氏曰上言修禮以耕之至於播樂以安之而於此又言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者何也蓋仁者順之體也樂者順之成也上言播樂以安之則順在其中矣猶不足以極其順之至又言安之以樂

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

廬陵胡氏曰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不種不生學以植善去惡猶耨也仁亦在夫熟之而已猶食而弗肥者五味調和不順雖食不澤

延平周氏曰孔子曰成於樂至於樂則成矣豈有不達於順者哉

蔣氏曰因聖人治田之説以求聖人治人之序自禮而求義自義而講學自學而本仁自仁而播樂似有

次第而本無間斷若有先後而實無彼此極而至於安之以樂則孟子所謂樂則生生則惡可已也安而不違於順食而不至於肥則寧有是理哉噫聖人為禮以教天下經而三百曲而三千事繁而文至縟意詳而用無不周將使天下之飲食者如入太倉陳陳相因隨取輙得又不惟得食而已冠冕佩玉之盛黼黻文繡之美譬之左殽右胾膾炙酒漿又從而侑之使之充足饜飫而後已此所以由古及今使人相安

相養於其中而不知若服田足食之喻其亦本於養
人之意與
葉氏曰聖人以禮善其國亦惟深察乎人情之變明其大本詳其節目盡此心以達之而已蓋人性本善情之既動則善者或流而為惡若其情以養其善亦或防閑其情以制其不善明其大本焉以立其經詳其節目焉以定其歸夫然後人情治人性明而人道立矣故聖人治人情之意則一其次第而施則有五

先之禮以定民志次之義以明民善志定善存大本立矣然不立之學無以講切其非而審其是不本之仁無以封殖其善而一其心由是而終之以樂則優游饜飫咏嘆謠泆仁聲四達而大順致矣五者於治國猶農之於田必耕焉種焉耨焉穫焉不可廢一聖人於此循其本考其序必求以身體之其精神不流思慮不越造端不差收功有藝而吾之禮教始沖融周浹動盪流通窮高測深磅礴於幽明上下之間蓋

耕之既深而播之嘉種則在田皆良穀禮之既明又本之以義理則在民皆良心日累月積此周家之民皆一於仁而頌聲起矣行葦之詩是也是故其大義明而教化洽也後世之君豈誠治希三代仁義禮樂可以化民徒慕其美名竊其近似者而施之往往内不盡其心而外求多於民民心未孚則盻盻焉疑其難化而戾已天下之民見其條目事為非其心智所習知耳目所習見亦不肯以其疑貳不信之心從其

苟簡不明之教夫吾之心猶未能盡孚於民何以使民悉心委聽於其上吾不意後世之君望其民有不如農夫之望其田也農事方始其視有秋之穫亦有茫昧而不可知者然古之良農器必利種必良耕焉必深耨焉必易終歲勤動不越其思雖未得收刈之利而此心曉然知其勃焉秀芃焉長穰穰焉而盛瞭然目中若可朝種而暮收者其用力逺者收功可必其心思切者期望不差也昔之聖人豈能必其治之

達於大順亦豈能必其無一民或戾乎已然其為民誠切其慮民誠深其修禮陳義皆以惻怛忠厚之心發之故上下交孚情意周浹其閭閻隱密坦然無疑於廟堂之上知其為慘怛為忠厚莫敢乖離陵冒以逆其指意所歸者此大順所由致也嗚呼耕而種種而耨耨而穫穫而食食而肥其應有期其感有候其端緒皆有由其源委皆可見也修之身推之國達之天下則天下之肥每病於難致焉人君能以耕為治

以身為天下探端知緒自源徂委無一不盡其心則天下之肥貽貽乎可覩矣明近而忽遠切於身謀而踈於為國天下不復見大順之治可勝歎哉

金華應氏曰上既合田事始終而正言之以明成效之大全此復分析而反言之以盡其節目之纎悉也治田之始先墾闢其榛蕪治國之始先開發其荒穢無耜而欲耕何以入土無禮而欲治何以入人秉禮以明分猶秉耒以施耜禮舉而國正猶耜舉而田治

耜可以入土而深耕禮可以入人而深造故君子之秉禮猶農之秉耜而治不以禮耕不以耜則俱無所執也禮之和遜固易入非以義而植其本則何以昭明品節而培擁其至善之本根義之剛勁固可立非以學而精其講則何以辨析是非而鋤翦其餘惡之枝葉義講於學則精矣而弗能貫通調和之以至大之仁則是猶耨之雖勤而無以斂其成學至於仁則熟矣而不能發越動盪之以至和之樂則是猶穫之

徒豐而未能享其食也至於樂則安矣而未能發達之於至順之地則是猶食之雖多而弗能肥於體也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

鄭氏曰常謂皆有禮用無匱乏也車或為居

孔氏曰此一節明人及國家天下等皆悉肥盛所以養生送死常事鬼神也膚是革外之薄皮革是膚內之厚皮以德為車謂用孝弟以自載也以樂為御謂用要道以行之順理廣被無所不在一切生死鬼神無不用順為常也

黃氏曰以德為車者謂天子有四海以道德如車以乘載天下既論車也將由御馬故謂執御者總六轡可左右遲速於長塗觀樂者察四方可移風易俗於

政也

橫渠張氏曰以德為車以樂為御以樂驅駕行其德也樂和也

臨川王氏曰德無所不容以樂章之車無所不載以御行之

長樂陳氏曰四體以和順而正然後膚革充充而後盈此人之肥也父子以天性而篤兄弟以同氣而睦夫婦以異姓而和此家之肥也天子德教加於百姓

故以德為可行之車而以樂為行車之御諸侯制節謹度故以禮相守大夫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故以法相序士則忠順不失故以信相考庶人則謹身而已故以睦相守此天下之肥也𠤎此是謂大順大順者非特明足以養生送死而幽足以事鬼神也揚子曰成天下之大利致天下之大順利同天之際而無間則大順者和於天同於人者也自非聖人之存神索至其能與此哉　又樂書曰德者性之端樂者德之

華故古之人安德以樂而閉樂知德是德之與樂未甞不相須而成也葢一器之成而工聚焉者車也疏數疾徐而有度數存焉者御也天子之於天下所以安而行之者在德不在車然非車不足以喻德所以行而樂之者在樂不在御然非御不足以喻樂車者器也御者人也德者實也樂者文也車非御不運德非樂不彰以德為車則無運而非德也法何與焉以樂為御則無作而非樂也禮何與焉若夫大夫以法

相序諸侯以禮相與其去徳不亦逺乎

嚴陵方氏曰四體即四肢也正言各適其安佚之正也父子以慈孝而相厚故曰篤兄弟以友恭而相親故曰睦夫婦以剛柔而相濟故曰和若是則家之肥也大臣法則不倍矣小臣廉則不竊矣大臣非不廉也以所任者大而廉不足以言之耳小臣非不法也以所守者小不足以撓法故也設官以效職分職以守官相序而不亂故曰官職相守君以禮而使臣臣

以忠而事君相正而不阿故曰君臣相正若是則一國之肥也物之運載存乎車故以德為車車之行存乎御故以樂為御葢樂以德為體德以樂為用無體不立無用不行故也自諸侯而下非無德也然德以大為貴唯天子之德刑于四海乃足以為大非無樂也然樂以備為美唯天子之樂兼於四夷乃足以為備此所以特言天子也諸侯以制節為事而制節存乎禮大夫以循道為事而循道存乎法士以事人為

事而事人存乎信百姓以相親為事而相親存乎睦禮惡其離也故言相與法惡其亂也故言相序信欲其有成而已故言相考睦欲其不失而已故言相守若是則天下之肥也夫自一人之微達乎天下之大以勢觀之則殊以理推之則一而已故皆可謂之肥焉茍於理有所逆以之肥一人為不足而況於天下之大乎茍於理有所順以之肥天下為有餘而況於一人之微乎故至於天下之肥乃言是謂大順也

山陰陸氏曰孟子曰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所謂以睦相守蓋如此士則又進矣以信相考大夫又進矣以法相序所謂法守在是也諸侯又進矣以禮相與天子則至矣故以德載焉以樂御之所謂道揆在是也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夫所謂大順如是而已若天降膏露地出醴泉龜龍麟鳳乃其餘事

王氏曰車者致遠之物車能致遠而不能以自致必

待御者而後致德者聖人所用以化民也德能化民而不能以自化必待樂以彰之焉書曰帝德廣運廣德之體運德之用以言其厚載則足以容民畜衆以言其幷包則足以庇下承上以德爲車有如此者鞗革沖沖和鸞雝雝進退也履乎繩墨旋曲也中乎規矩然後取道致遠車行無不至焉樂之於德固有類此五色成文八風從律回邪曲直各歸其分唱和清濁迭相爲經其德也豈不恢恢乎有餘地哉是故樂

仁之實則仁妙天下而和聲無不入樂義之實則義妙天下而和理無不達剛氣不怒則剛德之運為沉潛柔氣不懾則柔德之運為高明其發揚也若驟若馳而奮德之光其節止也不疾不徐而繩德之厚鼓舞之神不疾而速均調之治無為而成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以樂為御不亦宜乎

蔣氏曰此章蓋因上文言樂必達於順猶食必至於肥遂言天下國家肥之理也夫古之人具手足備口

體安於豢養之為適充足饜飫而不知止則亦為肥之是欲耳今也膚革充盈必在於四體既正之後決非養其小體而失其大體者百畝之田五畝之宅衣帛食肉之有餘養生喪死之無憾亦可以為家肥矣今也考其篤厚和睦必在於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決非求其富足而棄其禮義者大臣以守法為事小臣以謹廉自持官職相序而不相參君臣相正而不相諛以此為一國之肥寧有竭民力以自私厲民以自

養者天子以德為車示有運也以樂為御示有執也以禮相與謹邦交也以法相序樂不失職也以信相考明其有諸已而不欺之謂也以睦相守則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也如此而為天下之肥寧有一物不得其所一民不被其澤者乎夫自人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均一理也理本一致而物有異情故世之所謂肥者在彼而禮之所謂肥者在此故揭而名之曰大順順天理也逆人欲也一事順則萬事聽一事

逆則萬境逆反逆歸順智者其有以知之雖然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者也一國之肥止言大臣法者何哉蓋諸侯有一國者也彼則惟知奉天子之法而已諸侯在於奉天子之法則諸侯之大臣宜守法以事諸侯而已故曰大臣法春秋列國如晉叔向鄭子産齊管夷吾為當國大臣豈復知此

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

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

鄭氏曰言人皆明於禮無有蓄亂滯合者各得其分理順其職也守危能守自危之道也君子居安如危小人居危如安易曰危者安其位

横渠張氏曰大積而不苑此又極文也事大積累亦一一處置有條理於小事亦不失

長樂劉氏曰大順矣然後溥天之下率土之濵生者不失乎其養也死者不失乎其禮也亡者不失乎其

祀也化起乎一家而周徧於四海有條而莫之可紊也不曰大積焉而不苑哉並行而不繆哉細行而不失哉深而通者言其教之洽而至於化也深以盡乎其性通以正乎其情者也茂而有閒者言其德茂於躬而用之有尊卑之差親疎之閒也連而不相及者人人各盡其性連乎上下各異其儀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者作於禮者必歸於義又何相害之有哉比天下大順之至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者以一人

而御四海之衆危也以至仁而御羣暴危也以至柔而乘至剛危也然則何以守之曰辨上下定民志然後危可守易曰履虎尾不咥人亨大順之謂也修禮以達天下之義體信以致萬物之順而已矣

延平周氏曰事大積焉而不苑者言其可與酬酢也並行而不繆者言其可與祐神也細行而不失者言其幾足以成務也深而通者言其深足以開物也茂而有閒者言其並育而不相害也連而不相及者言

其同以迹異以心也動而不相害者言其動以禮止以義也凡此順之至也故明於此然後能守危也

長樂陳氏曰大積而不苑以其能變通以盡利也並行而不繆以其殊塗而同歸也茂而有閒以其雜而不越也連而不相及以其安而有序也動而不相害則順以動所以為豫動以順所以為復巽而動所以為益也其始於不苑而終於不相害豈非乘理順道以致之耶故曰順之至也庖丁之解牛依乎天理因

其固然以至郤窾之大肯綮之微莫不恢恢游刃而有餘地以其順之而已故能明於此然後可以守危不言守安而言守危者古人凶其吉之意耳

馬氏曰並行而不繆使之兩皆當其理也細者人之所忽細行而不失所以盡其精微也

山陰陸氏曰凡積善苑並行善繆細行善失深宜不通茂宜無閒連喜相及動喜相害唯順之至然後異此危若崇高是也危莫危於富貴

講義曰能明大順之道雖危而能守之勿失况夫安平康泰之時乎

葉氏曰大順本無體上之施焉者中乎義理之會下之應焉者安行乎義理之實感而通動而和則夫事之積而不苑並而不繆細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閒連而不相及動而不相害者皆其順之實而治之形也雖然天下而有治之形也聖人於是始有所甚憂何也天下之治固其禮義綱維之也方天下之事紛

錯殽亂有一秉禮立行之君立綱陳紀以綜理之向之紛錯殽亂者固駸駸焉日向乎治矣聖人固無所憂乎此也方内大寧民俗阜康和平舒愉上下妥謐天下之情玩其所樂而昧其慮安於其逸而諱其失聖賢於此眇焉遐觀憂危惕慄動色相戒其講禮益詳其用禮益密其守禮益固凛然若有旦夕之憂乘其後者蓋以安有危機治有亂階治亂持危之道亦惟深察乎理而已何則天下之順非無故而順也禮

義曰明而順以致也天下之危非無自而危也禮義日昬而尋於危也大順之在天下猶元氣之行乎四體沖乎其益固洎乎其易睽有人焉血氣沖融膚革充盈疑可終其身而無虞然嗜欲蠱之外物干之則脉絡隙元氣病向之沖融者日病充盈者日瘠矣是故兢兢於無病之日者善保其元氣者也今自之世天下之情隨上向背亦奚異血氣周流乎四體者然而夫人一舍禮自肆失其所以綱維之具則同者睽

附者攜治者亂順者日隙矣三代之末是也有夏之君聲律身度四海大順後嗣逸豫滅德河濵為敵國矣夏之元氣自是日衰情之安危之可畏也如此然則山渚之居順之勿敝火水金木飲食之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此亦聖人安危之數節目不可以廢

蔣氏曰天下皆知順者一世之美聖人以為不過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事夫治至於大順聖人御世之

極功令不過即常事以言順斯道之功用顧若是淺末而易言哉蓋嘗泛觀天下之事莫不有積也積而至苑則苑患所從生事莫不有並也並而不能齊則繆所從起莫不由細也細而不能曲折而中理則瑣碎之失所由萌至若遠而不通於情茂盛而無以為別連則有相及之跡動則有相害之形天地萬物亦安能各安其位而不相奪聖人立夫萬物之表制天下事物之宜故常使之相聚而有以相使相生而有

以相成相羣而有以相養相雜而有以相別豈容有一事不中節一物不安其分者此大順之功用固當考之於名位器數之間不當求之於幽深高遠之域當驗之於典則綱常之地不當索之於無聲無形之境故曰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傳註推聖人之功以為人明於禮無有蓄亂滞合而各得其分順其職言極有理

新安王氏曰此極言大順之理萬幾日來庶事總至

其大積者然也以順處之各有其序可以無菀結矣威福並用剛柔迭施其並行者然也以順施之各得其宜可以無錯繆矣一嚬笑之微下之休戚繫焉一好惡之微衆之向背繫焉此其細行者然也以順為之可以無過失矣幽遠謂之深其勢則易隔惟順則其情必通衆多謂之茂其勢則易雜惟順則其分有間連則易以相干惟順則同而異不相及也動則易以相違惟順則異而同不相害也天下之大順至此

極矣惟明於順然後上下相得君臣相安可以守危蓋居高則勢易危守危則可安於民上也

金華應氏曰能守自危之道也君子居安如危小人居危如安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順之與危相去遠矣而每對言之蓋屈伸闔闢同一體逆順安危無二機聖賢之所深懼也深明於順則雖當危疑爭亂之中亦可以守之而弗失何者順之則安逆之則危此至理之所在而人情之所同人皆好危而違安彼其

危也不過有以逆之而已吾能因其理而順之則危者亦安矣不然則雖順而易危可不慮哉

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

鄭氏曰豐殺謂天子及士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所以拱持其情合安其危小洲曰渚廣平曰原山者利其

禽獸渚者利其魚鹽中原利其五穀使各居其所安不易其利勞敝之也民失其業則窮窮斯濫矣用水謂漁人以時漁為梁春獻鼈蜃秋獻龜魚也用火謂司爟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及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也用金謂卝人以時取金玉錫石也用木謂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飲食謂食齊視春時羮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合男女頒爵位謂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司士稽士任進退其

爵禄也用民必順謂不奪農時昆蟲之災螟螽之屬也言大順之時陰陽和也

孔氏曰自此至順之實也一節說行順以致太平之事既欲其順居山居川居原隨而安之故各保其業恒豐而不敝困也必當年德者合男女使當其年須爵位必當其德

横渠張氏曰持情者持其誠也别嫌明微使相接而不疑此合危之道也持扶持引道之意誠實也扶持

誠實必在乎禮凡有可疑不安即危也禮能別嫌明微得以不疑就安是合危也相接即合也昆蟲昆明也明生之蟲謂春生冬死之類有害於物者也

山陰陸氏曰情易放而難持危易散而難合持之使不流合之使不散若桑中政散民流而不可止失是矣

廬陵胡氏曰持情合危持情使正合危使安

長樂陳氏曰禮所以持人之情而使之稱合事之危

而使之安也聖王知其禮之稱情安危如此故居川原不易其利不變其俗使之各適其適而弗瀫焉此因地之利以順之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此因天之時以順之也合男女頒爵位以至用民不奪其時此因人之理以順之也夫惟因地之利因天之時因人之理而致順如此故國無災民無疾也

嚴陵方氏曰禮所以辨異故曰不同惟其不同故見於形名度數之間者宜殺則不可豐宜豐則不可殺

惟其稱而已故曰不豐也不殺也故下文廣言順之迹焉居山居川居渚居原苟易其宜則民勞而至於敝矣故順之使弗敝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者各順其時而用之也書謂之五辰者以此若稻人以瀦畜水而待旱以防止水而待潦此用水之時也五行獨不言土則以飲食見之蓋飲食土所生故也用民必順者順其析因夷隩之事而用之也其順如此故其效至於如下文所云而各以其類應水則伏陰所致

旱則亢陽所致昆蟲言螽蝗之屬凡此則主天降言之故曰災凶言歲之多疫饑言食之不足妖生於所反孽生於不正凡此則主人罹言之故曰疾無災無疾則以陰陽之順故也

馬氏曰山川之勢異而高下之習不同原渚之勢殊而水陸之居不一聖人則因其所利而利之順其所居而居之有安於此則不强於彼然聖人之順不止於此而已推其詳則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

皆所以順民也年有高下故合男女必當其年德有厚薄故頒爵位必當其德因其高下而合之所以順隂陽之理也因其厚薄而頒之所以明貴賤之等也四民之業不同先王則順之而不易四時之物不一先王則順之而不奪故曰用民必順

延平周氏曰不同其所當異不豐其所當殺不殺其所當豐所以持情而使之稱合危而使之安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各居其安而不易其利

也水火金木相勝之序也不言土者蓋土爰稼穡言飲食則必兼之也合男女必當其德而以年為主頒爵位必當其年而以德為主用民必順不奪農時也若父子篤兄弟睦言其人也若事大積而不苑言其道也若山者不使居川言其事也有是人有是道而行是事則其效足以致祥故國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

臨川王氏曰禮運言水火金木飲食必時何以不及

土曰書以水火金木土穀為六府禮運飲食則兼土穀而言也

蔣氏曰方天下之人羣焉而居名位未定典則未立聖人御世之道未行於其間相軋相勝亦危甚矣至於禮教既施豐殺有節情慾有制事物有適聖人致順之功已運乎其表則舉一世於太和極治之盛使天下為公而不自知也二典之書足以見聖人治順之功明德睦族授時作事敘典敷教齊政播穀可遽

數而枚舉之極而至於蕩蕩巍巍而莫能名則皆自此而端本所謂大順確則於此

金華應氏曰用水不止如註所言若藏冰頒冰止水蕩水之屬皆是也女二十而嫁男三十而娶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必當其年也問名納采度德定位必當其德也

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棷龜

龍在宫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鄭氏曰言嘉瑞出人情至也膏猶甘也器謂銀甕丹甑也馬圖龍馬負圖而出也椰聚草也沼池也則是無故非有他事使之然也實猶誠也盡也

孔氏曰此明天地為至順之主下瑞應也四時和甘露降是不愛其道也五穀豐醴泉生器車出是不愛其寶也人皆盡孝弟是不愛其情也禮緯云其政太

平山車垂鉤謂不揉治而自圓曲此器車也中候握河紀云堯時受河圖龍銜赤文綠色註云龍而形象馬故云馬圖又伏羲有天下龍馬負圖出於河遂法之畫八卦又握河紀云鳳凰巢阿閣鳥不畏人作巢在下故可俯闚其巢卵也是無他故由先王能修禮達義體信達順故致此也

横渠張氏曰能體順故直至於天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天地何嘗愛當氣和則自致此祥應達義則須

在修禮達順則須當體信今雖義有所分別苟不以禮則不能成義心雖欲順苟不自誠實亦不能達順言體者混然為一體之義也

嚴陵方氏曰天為神故以道言地為富故以寶言人有欲故以情言不愛言盡其所以而與之也膏露則露之澤其醲如膏醴泉則泉之味其甘如醴郊棷則在郊之棷也宫沼則在宫之沼也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見則以順之所感而無獝狘之患故也莊子言

至德之世烏鵲之巢可攀援而窺蓋謂是矣修禮於外所以達義於内體信於人所以達順於天

山陰陸氏曰天不愛其道以其道與我地不愛其寳以其寳與我人不愛其情以其情與我凡此豈有私於我哉亦以積累之厚如上所云故也夫所謂順在彼不在此然太平無象若祥瑞者吾以是為證而已故曰此順之實也經於終篇言此以言禮義之運雖愧於道及其至也躋世淳樸亦所以反道此經所以

異於老莊之言也

新安朱氏曰體信是忠達順是恕體信是無一毫之偽達順是發而皆中節無一物不得其所聰明睿知皆由此出是自誠而明意思體信是真實無妄達順是使萬物各得其所　又曰信只是實理順只是和氣體信是致中底意思達順是致和底意思

延平周氏曰有禮有義而信以成之三者備然後至於順故其序如此

葉氏曰夫精祲之交天人感通之際深矣聖人亦潛察其理而不廢其證應韶成鳳儀石擊獸舞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其理有昭然不誣者夫天有常道則地有常理人物有常情天地人物異形同體此心所感流通無間一念之差朕兆至微而飛流彗孛草妖木怪之遽見者非異也人拂其常性則天地萬物之理亦為之變動也此念反正則景星反風應不旋踵矣況聖人本仁義禮樂以致大順之治又能體信以達

此順則天地定位民物由道宜乎或示其理或效其珍或盡其情彝則常理昭然具見於兩間也後世人君捨人而言天排經而嗜異不善其政治以和物化反求物祥以為政治之美本末倒置常理舛矣聖人於禮運一書始有感於大道之行而原禮之所由起中言禮之運轉分別以極於損益變革事為之際其極歸於大順而卒章復以體信達順明其致順之由蓋欲知感天地理民物道在此而不在彼也其旨深

矣

蔣氏曰順之為道合乎三才之妙而行乎三才之間者也故聖人所以致治者仰則順乎天俯則順乎地中則順乎人而後致順之道備上文自順山者不使居川以致於用民必順是也夫如是則仰觀俯察安坐而無愧操約御詳高拱而仰成豈復有水旱昆蟲凶饑妖孽之事以累吾極治之世哉固宜叶氣横流嘉瑞并應甘露醴泉器車馬圖所由以出也鳳凰龜

龍所由以見也天地萬物山川百神所由以各安其位各效其職也則是無故雖然所以至於無故者豈能遽然哉彼其措天下於無事者未有不由有事始也禮運一篇具載始末建名位設制度養生送死各有其常居處運用各適其制因天時順地利合人情聖人所以有事者也及其至也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聖人所以無事者有事為本無事為效然溯流尋源則惟修禮體信者能之天下之禮

未有不根於信而能有行也順天之道治人之情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有禮則生無禮則死信其如是而後能致其如是也夷考此篇信之一辭纔一二見終焉則斷為之說曰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其旨甚要禮器亦曰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吾儒平居暇日當於一身之間體之而後足以見聖人致順之大

禮記集說卷五十八